

秋興八首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李密詩金風蕩佳巫山

巫峽氣蕭森張景陽荒楚鬱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重一作開他日淚

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

城高急暮砧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

若遺趙云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

樹林巫山以言山巫峽以言水夔以白帝

城為塞故云塞上叢菊兩開他日淚此句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一作斜每依南斗望京華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畫省

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堞城堞也

聖土胡人卷蘆葉吹之為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

前蘆荻花趙云南斗師民瞻作北斗蓋長

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行者歌曰巴東

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八月查事

載博物志廿亦傳為張騫奉使尋河事而

選擇 · 展示 · 觀看——

從王世懋藏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詩》說起

曾紀剛

古籍善本，向來是學者研究探索不同專業領域的重要資源，一旦轉換為主題式或綜合性展覽中被展示的物件，人們的「閱讀」和「觀賞」就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的方式與體驗；道既殊途，旨歸亦別生異趣。平日深藏於文物庫房的珍貴古籍，是如何成為展件的？策展團隊怎樣挑選適合展示的書葉或視覺元素？在文物與觀眾之間，僅憑此「一面」之緣，又能傳達哪些訊息甚至美感？如果方便取得更清晰細膩的全部圖像，這些古書還有被「看」的價值嗎？謹藉著參與展覽籌備工作的歷程，透過一部八百年前刻印的宋版書，邀請讀者共同回顧、認識古籍文物的策展選件脈絡，也結合基本的版本觀念以及這部杜詩相關的藏書史事，分享當典藏研究遇上展覽實務，將會產生哪些有趣的別樣思考？

壬寅金秋，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寫盡繁華——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特展，聚焦這位幾近全能的文壇盟主、藝苑領袖，看他如何憑藉淵博的學識和豐沛的撰述能量，極力鋪展出晚明時期文學、歷史、藝術、建築、宗教等不同領域多元並盛的繁華圖景；同時發揮史家敏銳而宏通的洞察力，建立一套不同於流俗的藝文史觀與評鑑標準。（圖1）王世貞（1526-1590）寫盡繁華，無論身前身後，都成了所謂繁華的一部分。

展覽規畫的重點之一，在於呈現與王世貞相關的藝術鑑藏，間或參照其品評觀點，提供觀眾相互比較、印證、聯想的線索。王世貞曾作〈九友齋十歌〉，取齋外之山、水、齋內之古代法書、石刻、典籍、名畫、藏經、杯勺，再加上自己所作詩文，合為「九友」，周旋悠遊，樂復何如。後來又在弇山園北端宅院區中央修建「爾雅樓」（圖2），庋藏古籍、名畫、古器，亦稱有「九友居吾樓」；置榻其間，信手披覽，頗具清幽之致。<sup>1</sup>王世貞賞鑑雅玩的類型多樣，議論迭出，不時牽動著策展同仁選件的思維；除卻山、水實景難以仿擬，其餘諸「友」或確為弇州所見所藏、或可選取相近似的文物揣摩類比，都將在展覽中匯聚一堂、現身說法。

## 為何選擇？

王世貞對於「九友」中的古籍收藏質量頗感自豪，曾說「西館圖書世希識」（〈九友齋十歌〉其十）；爾雅樓內所貯宋版善本，更是精絕罕匹。最著稱者，首推趙孟頫（1254-1322）親繪小像珍藏的前、後《漢書》（圖3），王世貞豪擲一座莊園以求易主，寫下藏書史上「得一奇書失一莊」的傳奇紀錄。<sup>2</sup>這上千卷宋版古書絕非僅止於清賞雅玩的藏品，更是平日用以考文治



圖1 明 鄧元錫（1529-1593）撰 《皇明書》卷39 〈文學·王世貞傳〉 明萬曆間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210.26 01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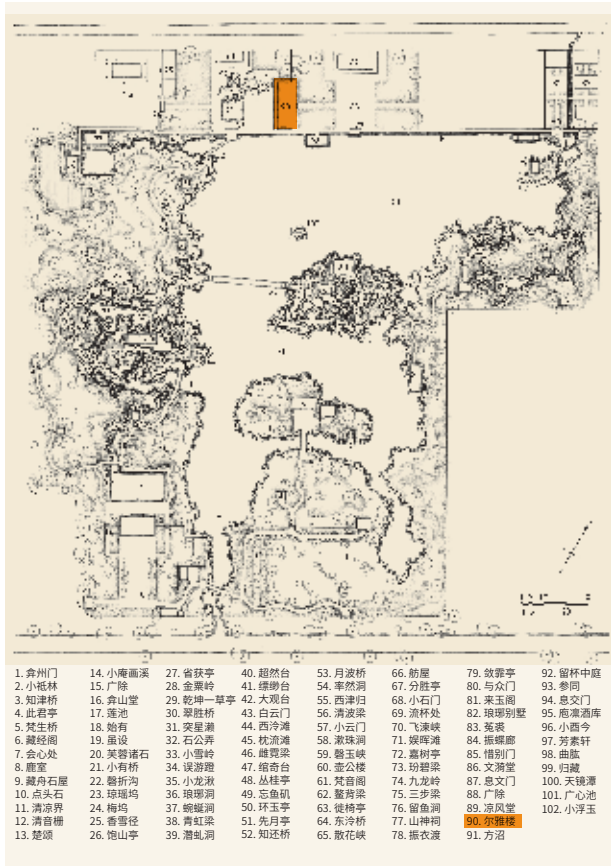


圖2 弇山園推想復原平面圖 「爾雅樓」所在位置 取自樂河淞、薛曉飛，〈明代太倉弇山園復原再探〉，《風景園林》，2022年5期，頁138。



圖3 明 王世貞著《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5352~015415  
卷129 《文部·雜文跋》收錄二篇宋版《漢書》題跋



圖4 明 王世貞著《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5352~015415  
卷167 《說部·宛委餘編十二》記述以家藏宋版《晉書》、《文選》、  
《廣韻》等書辨訂文獻。

學的最佳資源。(圖4)然而，王世貞晚年潛心學佛修道，決定將家產分授兒輩，亦不復眷戀齋中九友，無數奇珍秘籍從此星散飄零；繁華落盡，後人再也難有「作蠹魚其間，亦自足老」(《吳明卿》)這等閒情與眼福。

如今，人們還有機會親炙王世貞所藏宋版書的風采嗎？規畫展覽時，又該如何選擇抑或還有哪些選擇，在相關單元排入有意義的展件？故宮典藏古籍善本頗稱精善，卻僅在一部明人泥金寫本《金光明經》題簽上見有二方朱印與王世貞有關(圖5)，自是可與藝術鑑藏、齋中九友相互呼應；唯欲尋檢宋刻元槧，則付之闕如。存世較廣為人知者如淳熙間(1174-1189)浙江刊《周易》、福建書坊刊《呂氏家塾讀詩記》等，皆為清宮昭仁殿「天祿琳琅」舊藏，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也暫時無法借展以饗觀眾。

幸運的是，民國六十九年(1980)沈仲濤先生(1892-1981)將畢生珍藏之「研易樓」善本捐贈故宮，當中竟有一部王世貞胞弟王世懋(1536-1588)舊藏《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乃南

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廣東漕司轉運判官曾噩(1167-1226)有鑑於淳熙八年(1181)蜀人郭知達編校的《九家集注杜詩》「乖惡字缺」(曾噩序)，不便閱讀、研究，遂倣效郭氏「精其雠校，正其訛舛，大書鈔版」(郭知達序)的成書範例，延請士友訂正郭書脫誤之處，重新摹刊，欲令觀者刮目相看，故題名所冠「新刊」、「校定」確非虛飾之詞，為目前已知傳本中編撰年代最早、文獻價值最高、刻印品質也最精美的杜甫(712-770)詩歌宋人集注本之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仲濤先生秘藏此帙，原刻初印，品相上佳(圖6)，除了少數卷次係經清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配補，全書三十六卷中有近三十卷為寶慶原版初印，實屬舉世存卷最多的一部，也是宋代廣東漕司刻書唯一留存至今的品種。此書傳世極罕，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曾收得第十三卷55葉，便已視為連城巨寶；無怪乎昔日時任故宮圖書文獻處處長的昌彼得先生(1921-2011)親赴沈府接運贈書時，開箱目睹漕司本杜詩翩然重現人

間，驚喜之情，無以名狀。<sup>3</sup>

全帙原來裝訂為18冊，添入白棉紙作副葉，每冊前副葉鈐有一方「王世懋印」，各卷卷端又多可見「敬美甫」白文朱印，是這部書和「寫盡繁華」王世貞主題特展最明顯卻並不直接的關係；之所以被選為展件，關鍵在於它正好是一部「杜詩」。杜甫無疑是東亞漢字文化圈最重要的詩人，其「偉大特質在於超出了文學史的有限範圍」，<sup>4</sup>而明代李夢陽（1742-

1529）、王世貞等前、後七子高舉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復古巨幟，從理論建構到創作實踐，亦處處可見杜甫詩歌所象徵的典範意義和影響力度。王世貞在盛唐詩人中格外推尊杜甫，經常以杜詩為例，極言作詩之規矩法度；其自作之各體詩，也常奉杜甫為師，不僅學習、模擬、化用，甚至直接「移植」杜詩為己詩，反映出當時詩壇一股尊杜、學杜的時代風尚。儘管王世懋未必完全贊同其兄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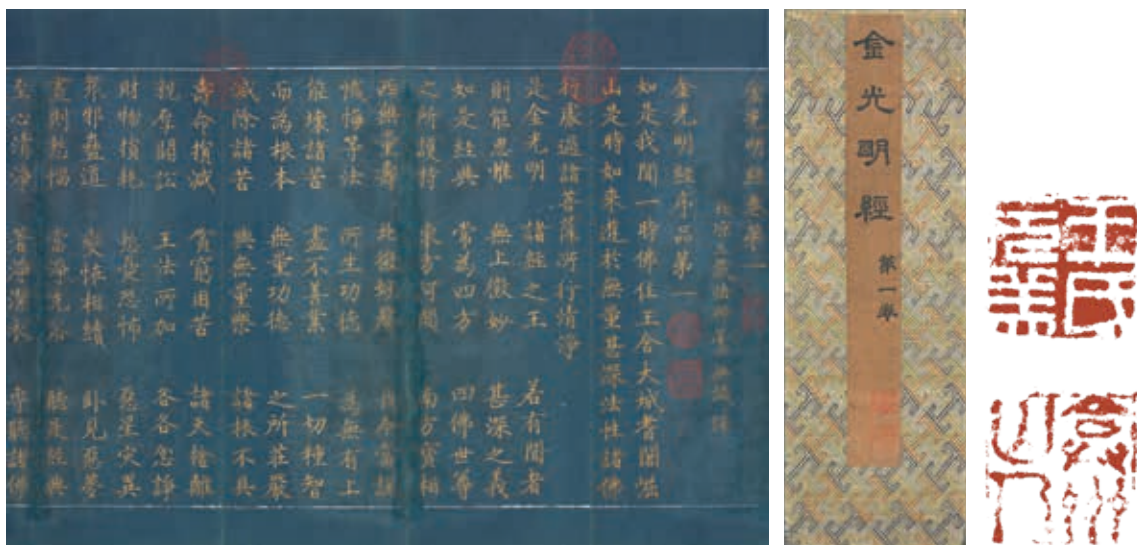


圖5 北涼 曇無讖 (Dharmakṣema, 385-433) 譯 《金光明經》 明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000401~00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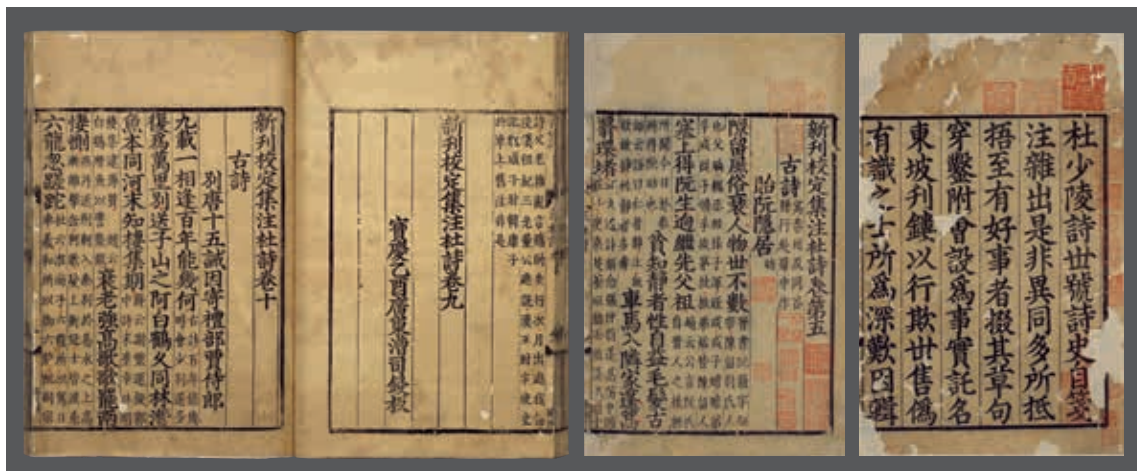


圖6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清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曾說出：「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藝圃擷餘》）猶不影響這部宋版杜詩作為展覽選件所應具備的要素：除了嶄露文物自身的價值神采，更可說明或關聯至以王世貞為核心的藝術鑑藏、復古理念，讓古籍作為「物件」、進行「展示」、提供「觀賞」的意義更加多元豐富。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在王世懋之後的遞藏脈絡明晰可考：毛褒、汪士鐘、瞿紹基（1772-1836）、瞿鏞（1794-1846）、瞿秉淵（1820-1886）、瞿啓甲（1873-1940）、沈仲濤；在王世懋之前的流傳過程，則少有論及。王世懋可能在怎樣的因緣下獲藏此書？書冊內外遺存的歷史痕跡，又試著傳達哪些訊息？這些疑問和探索過程，未必能獲致理想解答，也大多不具展示或觀賞價值，卻是典藏研究工作的職責所在；藉此特展選件機會，容或略有一探的空間。

王世懋能詩、善書，識見高廣而尤精於古文辭，受到王世貞暨同代文人極高評價。乾隆朝纂修《四庫全書》，館臣在論及兄弟二人的文學批評著作時，指出王世懋「澹於聲氣」，並肯定《藝圃擷餘》要較王世貞《藝苑卮言》持論更為謹嚴，以沉潛之姿令論者幾無異議。<sup>5</sup>儘管王世懋的藏書質量和名聲未必堪與其兄相媲美，曾經擁有一部南宋廖瑩中「世綵堂」刻印的《春秋經傳集解》，也在流入清宮「天祿琳琅」皇家善本特藏後慘遭焚燬，唯所藏漕司本杜詩有幸傳存至今，便足以令世人驚嘆欣喜。依照藏書印記鈐蓋的位置來看，在王世懋之前，這部宋版杜詩至少還曾經過兩家收藏，留下二枚藏印或戳記：

一是篆文「楊氏家藏書畫私印」長方印記（圖7），昌彼得先生指其「印色甚舊，殆為明人」。今考清代乾隆、嘉慶時期金、元史名家施國祁所撰《金史板刻說》，記述嘗於蘇州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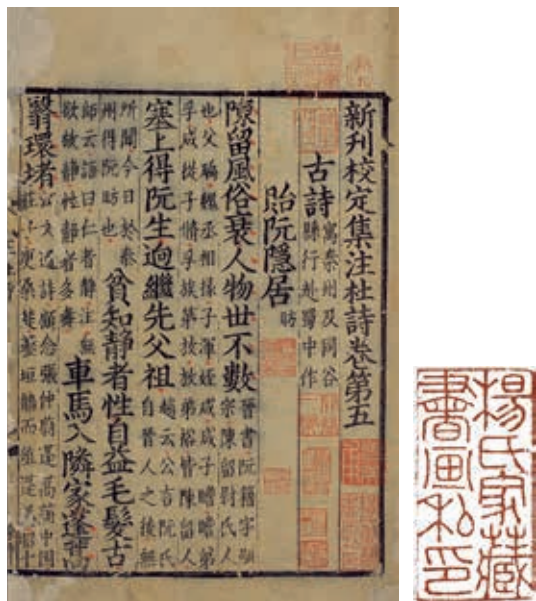


圖7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方印。藏家可能將全書裝訂成14或16冊，每冊內含2至3卷。印記鈐蓋於各冊首卷之卷端葉。

人處借得元代江浙官刊《金史》原本，自注曰：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私印」八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囊手鏡》物耶？<sup>6</sup>

「南峯」係明代中葉蘇州文人楊循吉（字君謙，1458-1546）之號。楊氏素來體弱多病，不喜官場應酬而偏好讀書作文；三十一歲後便致仕還鄉，結廬支硎山下（圖8）以著書為業、為樂，和吳中藝文圈中翹楚如沈周（1427-1509）、祝允明（1461-1527）、唐寅（1470-1524）等人有比較密切的互動情誼。王世貞憶述這位同鄉前輩，一方面讚揚他「才太高，跡太奇」，另一方面也說他性格有些古怪，「好以學窮人，往往至頰赤」。<sup>7</sup>錢謙益（1582-1664）為楊循吉作小傳，則提到他「好畜書，聞某所有異本，必購求繕寫」，又會粹平生所藏所讀各類書籍，纂其異聞，編為《奚囊手鏡》一書，卷帙頗繁；



圖8 明 沈周 蘇州山水全圖 卷 局部 「支硎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567



圖9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清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22 卷13第6至55葉以另一初印本配補，朱筆點抹較為緊密。

當中多有人間未見之珍稀秘冊，最為博綜駭備，可惜此書早已散佚，吳郡中人互有收藏，劉鳳（1517-1600）、王世貞也曾分得部分書稿。<sup>8</sup> 楊循吉晚年將藏書散贈親朋故舊，不讓家中只識錢財而從不愛惜書物的子孫敗亂變賣。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性格理念、地緣關係和交遊社群，使得這部罕傳的宋版杜詩集注被楊循吉秘藏多年之後，終究輾轉歸入王世懋的書齋案頭。乾隆、嘉慶年間，清儒錢大昕（1728-1804）的女婿瞿中溶（1769-1842）贈送一卷給「書魔」黃丕烈，卷端亦有此「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正

是從王世懋舊藏本散出，而故宮現存的第十三卷，則是在流傳過程中前人取另一部初印本配補；書葉天頭較他卷減短約2公分，紙質相同，除了些微蛀洞水痕，毫無糟朽劣化之跡，朱筆點抹的風格則明顯有異。（圖9）

另有一枚楷書「趙氏世恭家記」朱印，又更為罕見，幾乎查無其他例證。此印印色古樸，外觀則比較花俏，呈銀錠形，左右兩側又飾以三角與蓮花紋樣。（圖10）它初次現身於全書卷首郭知達序文首頁、首行的右下方，（參見圖6）而前述那枚「楊氏家藏書畫私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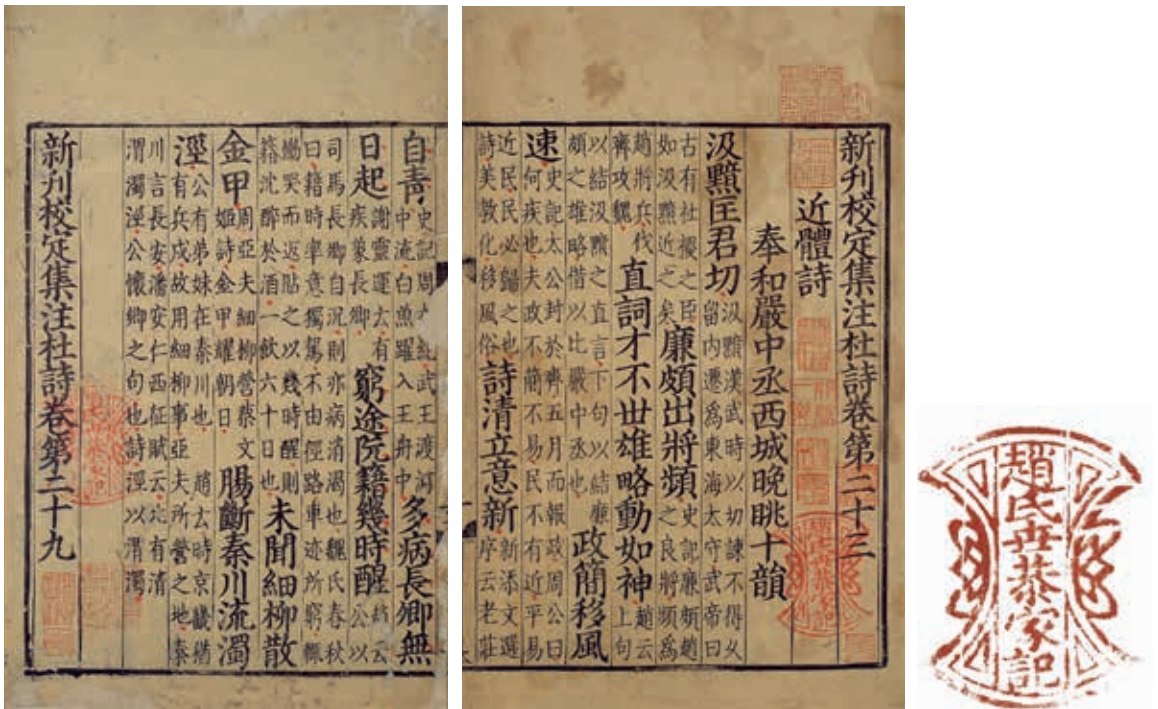


圖10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趙氏世恭家記」銀錠形朱印

被逼得只好更貼近同一行左邊欄線，導致兩顆印文的左下、右上角局部相疊。由此可以判斷，趙氏收藏此書暨鈐印時間，當早於楊氏。至於早到甚麼年代？印記自身的造型以及它被使用的位置，或可提供些許推敲揣摩的線索。

古人治印講究品式，印面多呈方形，取其正大美觀的視覺和文化意象；倘若標新立異，採用鼎、爵、琴、葫蘆、八角等形狀，多被歸入俗戲者流，難登大雅之堂。清乾隆年間戴啓偉撰〈印文源流考略〉云：

秦、漢印皆方式，亦有方而帶長者，皆正式……至如葫蘆、鐘鼎、梅花，種種異狀，皆起於元人，大乖古制。<sup>9</sup>

對照「趙氏世恭家記」狀如銀錠，又添飾花紋，或即出自元代工匠雕製的花押印。此印除了用在卷首序文，再來便是頻繁鈐蓋在卷二十之後

各卷（鈔配諸卷除外）卷端或卷末處；甚至在一卷之中，還有一至二次印在紙背。（圖11）據此推想，這些卷冊必須採用「蝴蝶裝」的裝幀形制——書葉文字朝內對折，版框四周留白處向外，整冊整疊書葉背脊刷上糞糊，再裹覆書衣；每翻覽一葉，即遇其紙背空白處——才有可能在紙背押印（圖12），而蝶裝正是宋、元時期書籍裝訂的主流樣式。至於「趙世恭」究係何代、何人？此印又是否為親族後裔所製、所用？目前尚難確考，留下一道待解的謎題。

### 如何展示？

既已選定《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作為「寫盡繁華」特展選件，該讓這部準國寶級善本以何種面貌亮相、迎賓、呈顯其獨特的價值，進而呼應整個展覽的精神？換言之，如何在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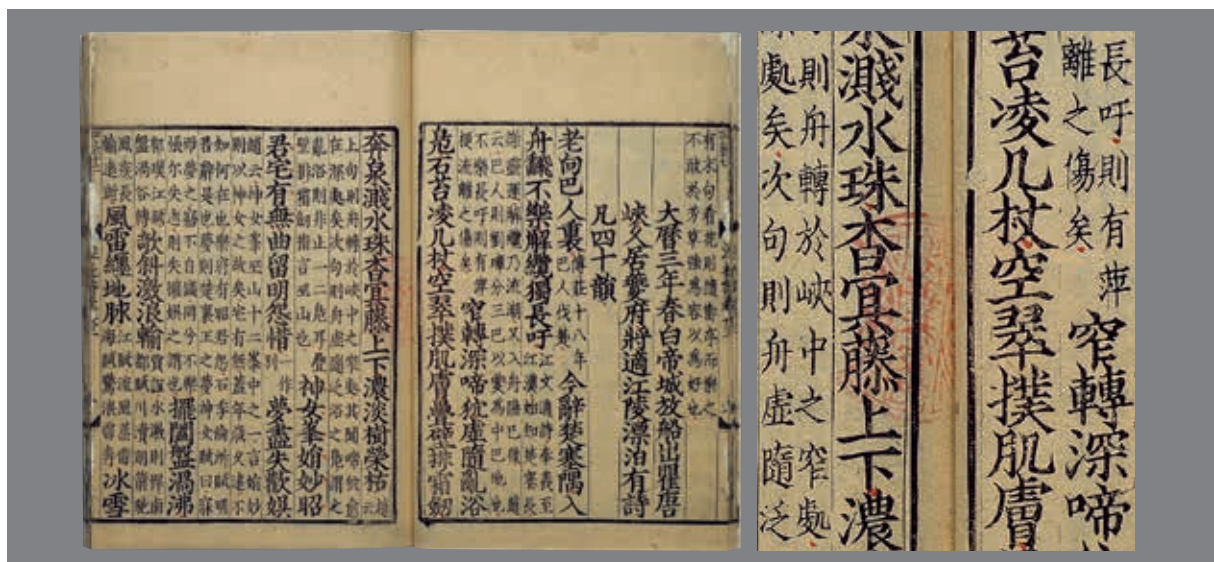


圖11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趙氏世恭家記」鈐於紙背



圖12 宋 王欽若(962-1025)等編 《冊府元龜》 宋蜀刊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2882~012897 蝴蝶裝，紙背鈐有元代「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開汗，典掌者不許收受」朱文長方大印。

和數量的雙重限制下，挑選古籍類型文物展示與被觀看、欣賞的特定頁面？這對於整體策展工作來說，著實是一頗費思量而充滿別樣趣味和挑戰的歷程。同仁從工作中累積的經驗、默契與原則，便是盡可能藉由最小的量體面積，承載並傳達最豐富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訊息，同時兼顧頁面品相的完好精美。

無論是一部珍稀貴重的宋版書，抑或較為通行廣傳的古籍，最常用來展示或介紹其版本屬性暨學術價值者，不外乎採取正文卷端葉為代表，令觀者望之即可概見該書版式、行款、字體等出版特徵；題名、(編)著者、篇卷等編刊體例；紙張、墨色、刷印或鈔繕等材質工藝；間或有歷來藏家鈐印，還能約略考知其傳存脈絡，兼以朱色瑩潤、錯落有致，亦頗悅目。(圖13)僅此區區一葉，縱使難窺全豹，也堪當全帙之門面，宛如吾人身分證照所具備的識別查驗功能。院藏《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三十六卷，姑且排除七卷清季鈔配部分卷端葉較不適合展



出，也還有二十九卷可備展覽，選件豈非易易？即便遵照文物保存規範，紙質文物每三個月須更換休整，這部杜詩至少可以連續展出七年……

實則不然！這二十九卷宋刻卷端葉，因明、清兩代藏家已重新分冊，將原本的蝴蝶裝改為椎孔穿線裝訂，致使書冊攤開後，有二十卷右半為一空白副葉，展示效益驟減。其餘九卷，僅四卷鈐有王世懋「敬美甫」白文印，唯當中三卷右半乃前一卷的末葉，恰好完整刻下「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鋳板」以及陳大信、辛安中、劉鎔、曾噩等四位校勘者的職銜姓名。於是，全書三十六卷僅得此三卷，能夠在一冊攤展的書葉上，同時向觀者說明王世貞兄弟古籍鑑藏的質量，並且讓文物「自報家門」式地表明其版本身分和傳世價值。再經審視、比較三卷書葉的版面文字暨刷印品相，最終選定分別展陳第六卷、第十八卷之卷端葉暨刊記。（圖 14）

斟酌再三，方才完成這組展件一半的選件工作。倘若只展出一冊，充其量不過僅向觀眾傳達「這是王世貞胞弟王世懋曾經收藏（或閱讀）的一部珍貴的宋版杜甫詩集」罷了，別無餘韻。王世貞倡言復古、推尊杜詩，且「元美必欲以子美為極至」<sup>10</sup>，其兄弟家藏一部杜集善本，似也自在情理之中。果真這樣安排，個別選件和展覽主題之間的照應關係，似乎徒存些許間接而薄弱的連結，不僅文物自身的價值容易湮沒於滿室琳琅珠璧之間，移動流轉的目光也難以產生更深入的好奇或是引發較多面相的聯想。因此，還需要另外搭配一冊攤開的書葉，讓這部準國寶級杜詩的現身，能夠傳達更多元的資訊或知識，進而創造出愈益豐美的展示效果和觀賞意義。

杜甫詩歌的藝術性與影響力至鉅至深，正所謂「子美集開詩世界」（王禹偁，〈日長簡仲咸〉）。然而，該用哪些作品吸引觀眾駐足欣賞、品讀？古今好尚各異，言人人殊，王世貞倒是給了我們這樣的建議：



圖 13 上：宋 朱熹（1130-1200）撰《晦庵先生文集》 宋寧宗時浙江刊元至元二年（1336）江浙儒學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3368~003431  
中：唐 韓愈（768-824）、李翱（774-836）撰《新刊唐昌黎先生論語筆解》 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1278  
下：漢 何休（129-182）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宋紹熙二年（1191）余仁仲萬卷堂刊四年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善003089~003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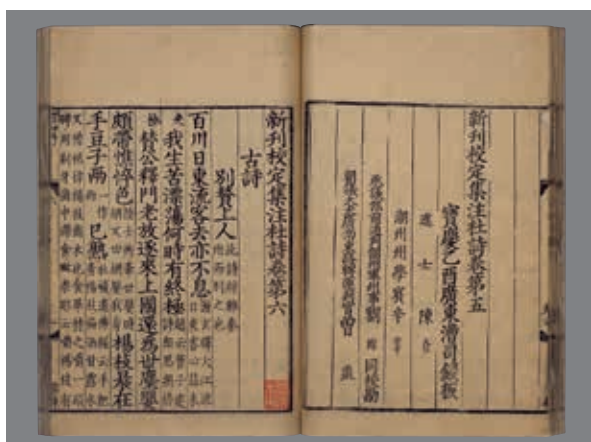


圖14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309~003332  
卷末有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記以及校勘人員銜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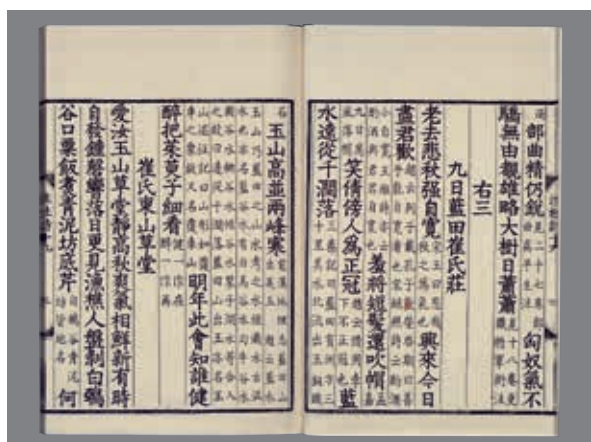


圖15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卷19  
《九日藍田崔氏莊》 清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宋本配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309~003332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sup>11</sup>

這番品評議論，源自南宋詩人嚴羽（1197?-1241?）《滄浪詩話》開啓的一個話題：「唐代七言律詩，當以誰人、何篇為最優？」此後四百年，歷代文人接連投身表態、各擁其主；直到晚明，幾乎釀成一場詩學批評論爭，甚至擴及七絕、五律、五絕等其他詩體，眾聲喧嘩，十分熱烈。對於王世貞來說，杜甫五、七言律詩的文學藝術成就已臻「神」、「聖」之境，各方面都能發揮到極致，樹立典範，「吾不能不服膺少陵」（《藝苑卮言四》），故而獨排眾議，

尊奉為唐代七律的第一人。明人薛甲（1498-1572）便秉持相同觀點，推崇杜甫為「律詩」這個體裁唯一的「大家」：

律至杜甫，其詩家之六經乎！他有作者，範圍不出此矣。<sup>12</sup>

至於哪一首詩才是唐人七律「壓卷」之作？王世貞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而是開放式地引導讀者可從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秋興八首〉其一（玉露凋傷楓樹林）、其七（昆明池水漢時功）、〈九日藍田崔氏莊〉（老去悲秋強自寬）等四首當中挑選；儘管各有不足，卻都能在短小精練的體式規範中蘊含著雄深浩蕩的物事與情志，兼高華、沉實而有之，這是其他詩人、詩作絕難企及的境界。

倘若按照王世貞的「策展提案」，哪一個頁面最適合呈現在觀眾面前呢？吾人亦當於此四章求之。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杜甫遭貶為華州（今屬陝西渭南）司功參軍，重陽日所作〈九日藍田崔氏莊〉（圖15），以慷慨曠達之壯語寫盡悽楚悲涼之憂思，見諸《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的葉面內容雖然十分完整，院藏本

該卷卻是影鈔配補，展覽效果遠遠不如原刻精彩，只能抱憾。代宗大曆二年（767），詩人流寓夔州（今屬四川重慶）期間所作〈登高〉，王世貞的忘年摯交胡應麟（1551-1602）認為全詩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當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sup>13</sup> 此詩重複收入第二十六、三十（題為〈九日五首〉其五）兩卷（圖16），前者同為鈔補，且二處頁面都無法觀賞完整的詩篇，也不宜採用。大

曆元年（766），杜甫初抵夔州，寫下〈秋興八首〉七律組詩，堪稱窮盡畢生精力心神之作，結構森嚴，縱橫變化而盡現沉鬱頓挫的情感張力，其第七首同樣有內容因書葉對折裝訂而無法完整呈現的狀況（圖17）；幸運的是，第一、二首內容完整、品相絕佳，即便王世貞微訾其「斤兩不足」，但它對於本次特展而言，絕對是展場中最具代表性且光豔射人的一葉。（圖18）

經過這一步步甚至是一葉葉比較、篩選、檢驗的過程，我們最終確定了這部宋版杜詩在



圖16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右：卷26 〈登高〉 清寶氏鐵琴銅劍樓影鈔宋本配補；左：卷30 〈九日五首〉其五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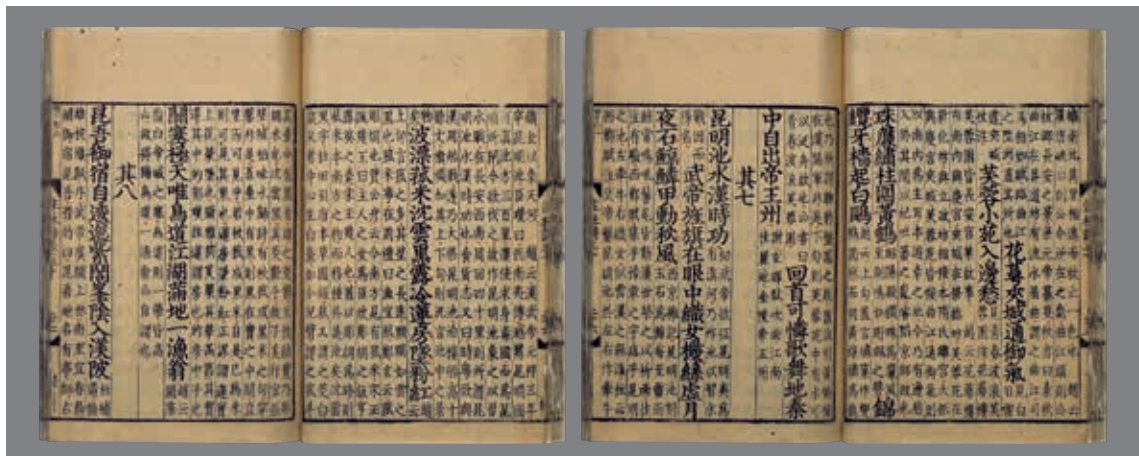


圖17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卷30 〈秋興八首〉其七

秋興八首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

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

巫山

巫峽氣蕭森

張景陽荒楚鬱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

一作重

開他日淚

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

城高急暮砧

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良工秉刀尺弃我忽

若遺

趙云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巫山以言山巫峽以言水夔以白帝

城為塞故云塞上叢菊兩開他日淚此句涵蓄蓋公於夔州見菊者二年矣方叢菊

之兩開皆是他日感傷之淚也

#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

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秋興賦素髮門巷

落丹楓謝靈運曉常恠商山老兼存翊贊

功趙云全生狎楚童言為客於外年老而

不敢恃雖童稚亦狎熟免其猜忌為害

乃所以全生也商山老四皓也四皓雖隱

乃出而從侍太子高祖一見太子遂定既

隱而此為可恠此亦孟浩然頗嫌四皓  
曾多事出為儲王定是非之意公棲遲峽  
中老矣蕭索如隱者而實非隱也以四老  
人避秦漢不仕真隱矣卒能一出於漢有  
翊贊之功公自歎已流落不為世用然不  
能忘有為之志此忠臣畎畝不忘君也

「寫盡繁華」特展中迎賓待客的「扮相」：第一檔期呈現第六卷卷端葉搭配王世貞認為「唐人七律壓卷」的候選名篇〈秋興八首〉其一（圖 19）；第二檔期接續替換為第十八卷卷端葉搭配一首杜甫開創的拗體七律〈白帝城最高樓〉（圖 20），以古體歌行結合律詩句式而不諧平仄、自成音節，營造出奇古險絕的新意。有趣

的是，王世貞認為此乃變格，「不宜多作，作則傷境」，卻不只一次直接擷取「獨立縹緲之飛樓」嵌入自己的詩作：<sup>14</sup>甚至在弇山園內西弇山最高處，也修築了一座「縹緲樓」，可以遙望虞山、婁江與太倉州城，其立名取意，正是出於對杜甫其人、其詩孺慕崇仰之情。

北宋詩人黃庭堅（1045-1105）曾說：「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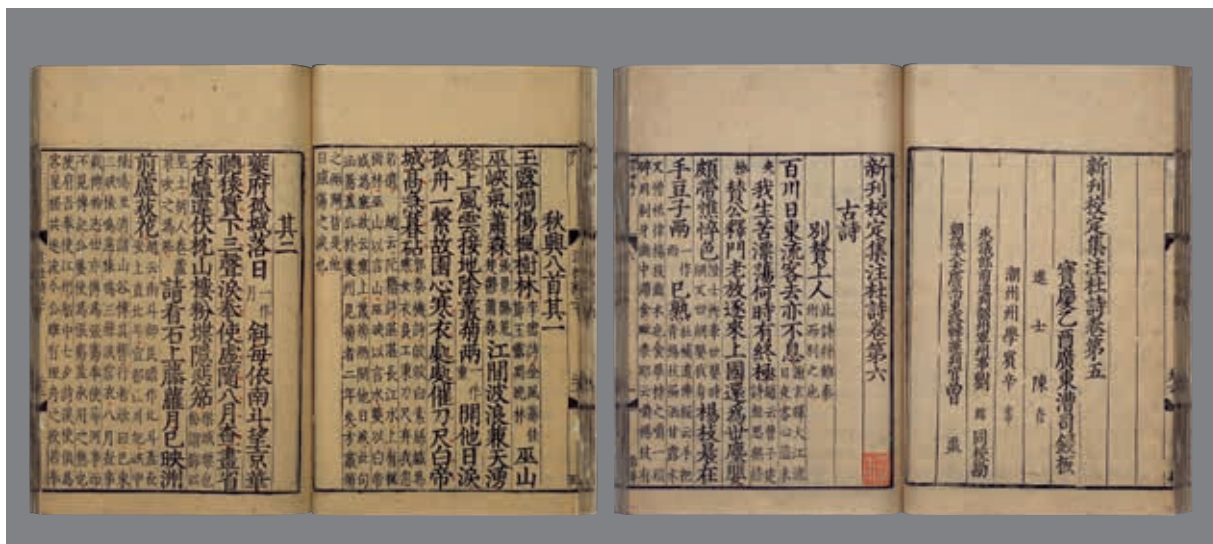


圖19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第一檔期展示頁面（2022年10月8日至2022年12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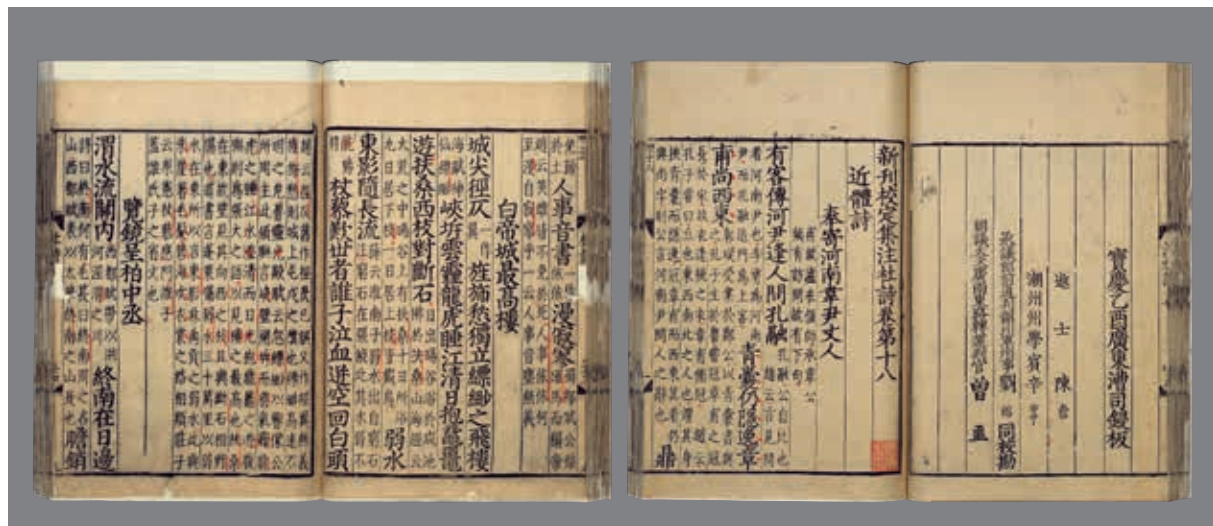


圖20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第二檔期展示頁面（2022年12月28日至2023年3月21日）

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答洪駒父書〉）藉由一連串思考與實踐的過程，我們希望這次展覽選出的文物，不僅每一件都能彰顯自身獨特的價值，也能夠和單元主題或其他展件之間產生有趣的互動關聯，最終能讓觀眾對於展覽的精神或展件的內涵有更豐富、更多面向的理解，甚至形成新的觀點，而文物也在展覽整體的敘事架構中被賦予更深刻的意義。這樣一來，也算是透過基礎研究、選件工作和展示手法，讓所有在展場中說故事的古文物「無一件無來處」甚至「無一頁無來處」。

## 怎樣觀看？

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網路傳播無遠弗屆的今日，許多重要的古物或藝術典藏，往往借重數位媒介保存、推廣，其化身豈止千百。面對這些彈指之間便能盡情瀏覽、下載全部影像的古籍文獻，還有多少被「看」的價值？走進博物館，無論是特意慕名而來，或是在參觀展覽時恰巧偶遇，又可以怎樣欣賞、解讀、想像眼前這些被特意展示的物件所承載的幽微訊息，甚至牽動我們對於「美」的體認？

從明代中、後期開始，製作精良或傳本珍稀的古書逐漸躋身「古物」甚至「古玩」之林。正如王世貞《宛委餘編》所言，當時好古者咸以宋版書為貴，將之與鼎彝、古鏡、書畫、漢玉、宋榻墨刻、名窯杯盃等各類物件，同樣視為可供觀賞撫翫的對象。與王世貞幾乎同時代的戲曲、藏書大家高濂（1532-約1606），則具體道出晚明文人閱覽宋版書所獲得感官上的多重愉悅與精緻細膩的審美體驗：

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涇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sup>15</sup>



圖21 清 孫從添著 藏書記要 鑒別（節錄） 清光緒九年吳縣潘氏刊朱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書001959

若再搭配清代蘇州藏書家孫從添（1692-1767）所歸納出鑑別宋版書的若干要領：紙色、字體、行款、諱字、刻工、刷印，幾乎可以涵蓋所有品賞宋版書的重要面相：書籍制度、時代特徵、物質工藝、美學內涵，其實也正是這些珍貴古籍歷盡千載歲月淘洗而猶能巍然遺存天壤之間，所散發出的文物魅力和實證價值：

鑒別宋刻本，須看紙色、羅紋、墨氣、字畫、行款、忌諱字、單邊、末後卷數不刻、末行隨文隔行刻；又須將真本對勘，乃定。……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之妙畫之矣。（圖21）

那麼，歷代藏書家又是怎樣觀看漕司本杜詩的呢？早在書籍出版後不久，詩人嚴羽先從文獻考證的角度，指出漕臺杜集網羅多家宋人註解，尤以趙彥材註「比他本最詳」，<sup>16</sup>引據廣

博，是其特色。陳振孫（1179-1262）則在私家藏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中載錄自己的當代閱讀評價，除了肯定郭知達將衆多偽造欺世的蘇軾（1037-1101）註釋大加刪削，同時稱讚曾噩摹重新鏤版於五羊（廣州之古稱、別名）漕司的這個版本「字大宜老，取為善本」，<sup>17</sup>兼顧詩學文獻價值與友善長者閱讀的舒適程度，點出古籍之所以為「善本」的視覺要素。只不過，莫說嚴羽、陳振孫所見、所藏之本早已失傳，就連漕司本杜詩的名號，元、明兩代竟無任何官、私書目登載，亦鮮見翻版重刻本存世，儼然絕跡於書林，十分離奇也令人費解。

直到清初，錢曾（1629-1701）《讀書敏求記》再度著錄一部《新刊校正集註杜詩》，且形容它「開板弘爽，刻鏤精工，乃宋本中之絕佳者」，<sup>18</sup>傳說中的杜詩集注最善本這才終於重現人間；而錢氏的鑑賞重點，旨在凸顯書冊外

觀的尺寸分量以及刊印俱精的品相，頗能引人注目，大抵成為後來藏書家如黃丕烈、瞿鏞等人有幸獲藏此書其他印本——或零卷、或殘帙的品評基調。

還有一位堪稱史上身分最為顯赫的讀者與藏家，把漕司本杜詩的文物名聲推向巔峰，那正是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和他積四十年之力造就的「天祿琳琅」特藏。乾隆朝「天祿琳琅」420部珍稀古籍中，有三部宋版書並列為昭仁殿鎮殿之寶的「最善本」：趙孟頫、王世貞、錢謙益遞藏《漢書》，廬陵刊《資治通鑑綱目》以及明代大收藏家華夏（1494-1567）「真賞齋」、項篤壽（1521-1586）「萬卷樓」舊藏《九家集注杜詩》；或許出於倣效趙孟頫新添藏書家小像的裝潢前例，這三部書的卷首都特別裝入彩繪乾隆御容，彰顯其至貴至重的鑑藏等級。乾隆皇帝接連二次為漕司本杜詩親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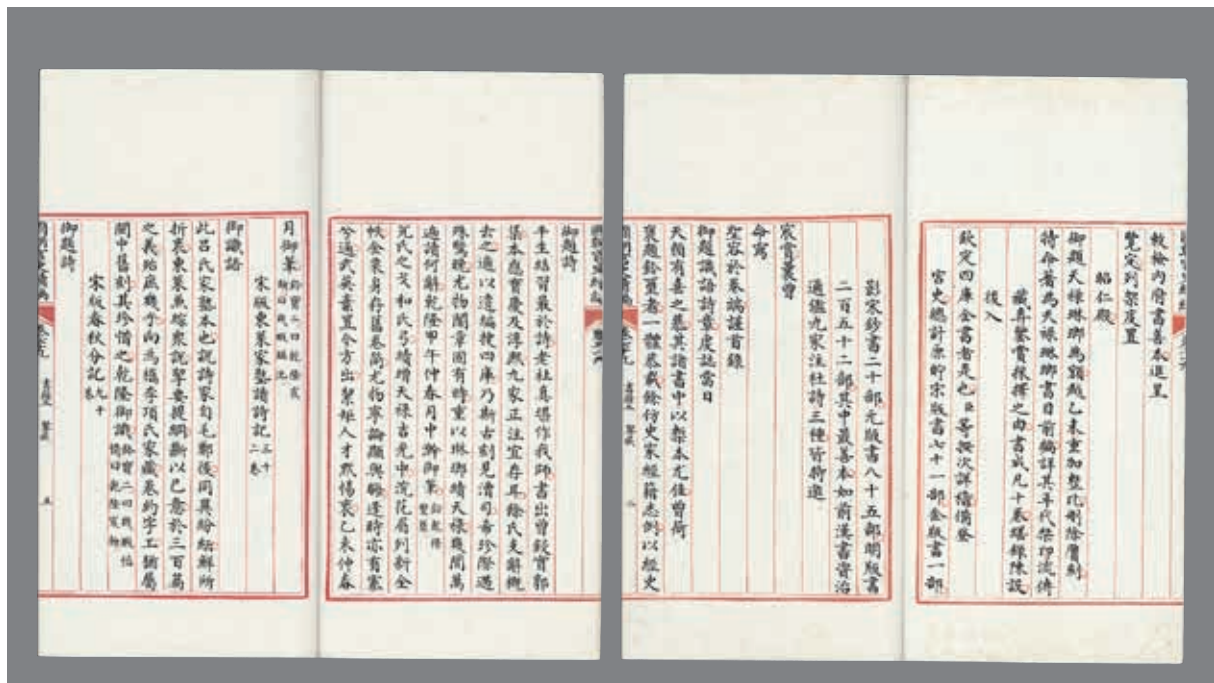


圖22 清 慶柱（1737-1816）等纂《國朝宮史續編》卷79〈書籍五·鑒藏一·昭仁殿·天祿琳琅前編〉清嘉慶十一年（1806）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04461~004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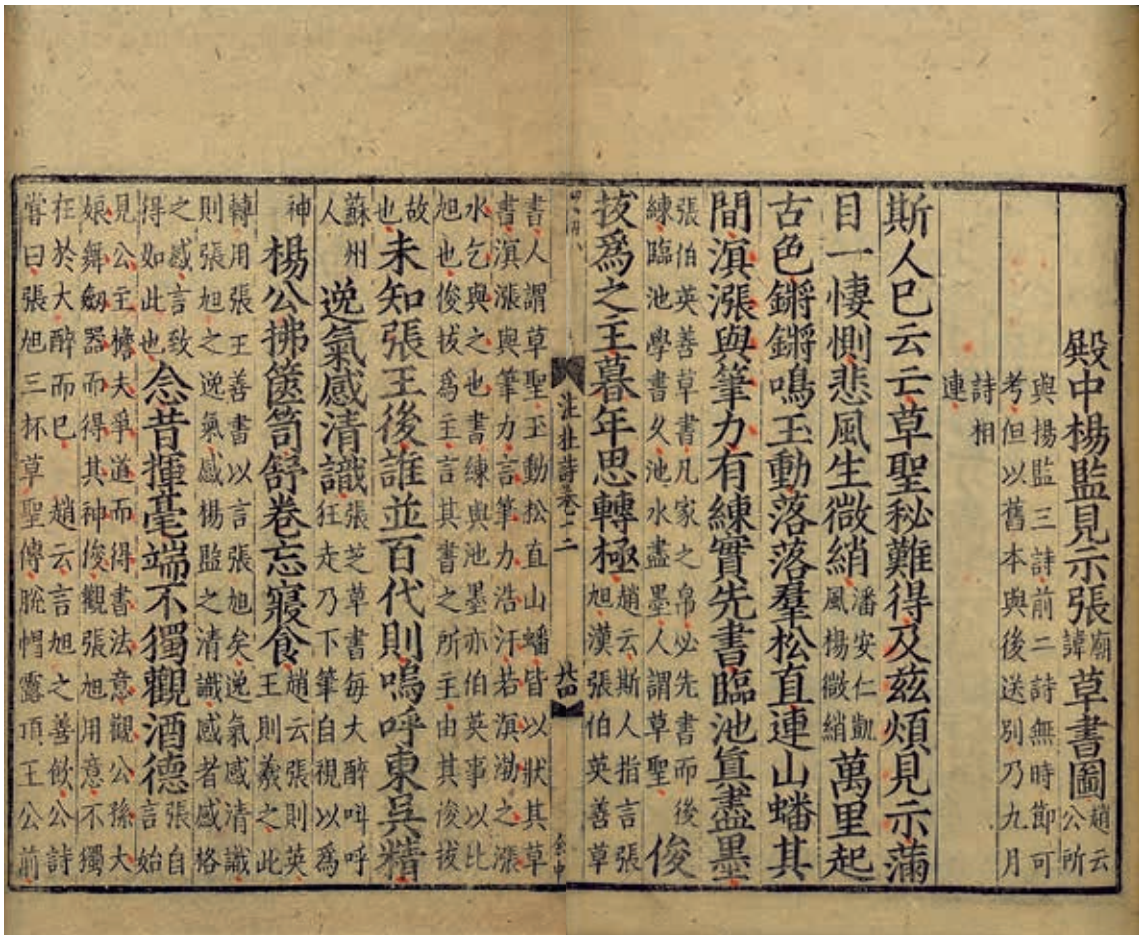


圖23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遠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卷12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旭」字為避宋神宗趙頊（1048-1085）諱，代以「廟諱」二字。

題詩，皆用「尤物」相稱，可見其欣喜鍾愛的程度，幾至無以復加。（圖 22）《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提要則形容其版刻印製之精良曰：

垂之刻是書也，集諸僚友，精其校讐，固非苟焉付剞劂者。故字畫端整，一秉唐人，而刻手印工，皆為上選。

這件稀世「尤物」後來更成為寫入《四庫全書》的底本。四庫館臣除了指陳此書所集宋人詩注內容「頗為簡要」、「別裁有法」，也綜合《讀書敏求記》與《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的直觀體

驗，再次讚揚其不愧為「最善本」的獨特價值：此本即垂家所初印，字畫端勁而清楷，宋版中之絕佳者。<sup>19</sup>

在這兩篇提要裡，館臣不再重複強調開本或字體的「大」，轉而調動皇帝乃至所有讀者（無論能否親睹宋槧原本）的目光和想像，凝望進而體悟五百五十年前廣東良匠遵循唐人楷法寫樣上版，文字點畫經過鑄刻和刷印工序，在木板、紙張、墨汁互相接觸、加壓、滲透作用下，仍能呈現出靈動之「美」的韻致；特別是首批

用料講究，書板也處於最佳狀態的初印本，在藏書家心目中，簡直堪比可遇不可求的印刷藝術精品。只可惜，錢曾所見漕司本杜詩，早已不知所終；乾隆皇帝珍藏的「尤物」，也在嘉慶二年（1797）伴隨整座昭仁殿「天祿琳琅」善本盡數焚燬，宛如絕響。

幸運的是，吾人今日尚得藉由這部王世懋舊藏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有關早期杜詩集注文本型態的梳理考證，還能最直接地確信為南宋後期廣東漕司刻書的標準實物，取與前人手披目翫的賞鑑品評——開板弘爽、刻鏤精工、字畫端勁等形容詞彙一一覈驗，進而從中尋繹古物自身所承載的時空訊息。換言之，雖然無緣親身體驗翻覽宋版古書的感受，造訪博物館也只能隔著玻璃櫥櫃，在低照度的光線下觀賞固定展示的一、二頁面；然而僅此「一面」之緣，便是跨越八百年人與書、人與人、人與詩的相晤，可抵千言萬語。

展示在觀眾面前的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版框半葉高 23.4 公分、寬 18.8 公分（含版心寬度）；意味著印製完整一葉的書板尺寸，大概約高 30 公分、寬 40 公分上下，才符合需求。而全書含序文、目錄共計 1,497 葉，倘若每塊書板皆採正、反雙面鐫刻，至少需要製備 750 塊堅實、平整、寬大的板材，方得足敷應用。所謂「開板弘爽」，既是書物上手或入眼最直接的感官刺激，也代表著起初制定版式設計規格時，便已確保充分的物資暨財源支持，才有條件出版卷帙繁多、校勘嚴謹、工藝精湛、品質絕佳的重要典籍，傳之餘久遠，否則終究無由成事。

漕司本杜詩版面寬闊，卻拒絕採用細行密字的格式，在單位面積裡填塞最多的文字以降

低製作成本；相反的，每半葉僅畫定 9 行，每行大字寫刻 16 字，小字雙行，字數亦與大字相同。官府僱用擅長書法的寫手，兼採唐楷名家之優長，杜詩正文大字約有 1.5 公分見方，結構規整、點畫豐實；各家註解小字形體略長，用筆細瘦端勁，文字間隙因配合大字字數而更加開拓。（圖 23）其次，負責雕造書版的刻工應當也是一批頗具文化水準、能識結體法度的良匠，故其施刀精準細膩，不失寫樣楷法之韻致，達到所謂「字畫如寫」的層次。一體觀之，便形成了字畫端整、行格疏朗、寬嚴張弛、勻稱有度的視覺體驗，誠然無負「刻鏤精工」之盛譽。不僅從生理上具有宜乎老眼的悅目功效，即便駐足於博物館展示的物件跟前，也能約略揣摩舊時文人身居書齋斗室，捧讀與之相同的宋版詩冊，所感受那份書葉翻動間流瀉而出的古雅美感。

當然，這般精工之美，還需藉由書板鐫刻、試印、校對後，正式進行刷印的初印之本，搭配優質的紙張、墨料、印工，才得以充分顯現；同一套書板反覆刷印的次數愈多，文字筆劃線條的清晰銳利程度便隨著浸潤墨汁膨脹變形而逐漸模糊乃至損壞斷裂，必須加以修補才能再度使用。明、清藏書家所記述的漕司本杜詩，顯然都屬初印本。諦審故宮典藏此帙，儘管可以依據藏印、點抹、批校等線索分辨出是用幾個不同印本配補而成，但各本紙質相同，墨色清朗、點畫明晰亦如一。現今存世的宋刻書葉，包括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六卷，除了部分邊框略有缺損，無一處文字修補，更無任何斷板痕跡，推測應當皆屬同一批次的初印本。這是否意謂著，整套《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的書板僅供初次刷印一定部數，便因某些緣故未再使用，直至毀損遺佚，後人也無從修補重印？

無論這樣的假設是否能被驗證，現存的漕司本杜詩已經足夠讓世人真實「看見」它在詩學文獻、版刻發展與藝術鑑藏脈絡中的價值和意義。

## 結語

寶慶漕臺杜詩，在故宮近十餘年的重要展覽中，皆未曾缺席：「大觀」特展、建國百年、九十院慶，每一回現身，都安排在專屬於古籍的主題單元或展示區域，呈顯南宋官方出版或歷代名刻精槧的經典風貌，版本特色鮮明，自有其代表性。

「寫盡繁華」是這部準國寶級善本首度被納入主題式特展的選件範圍，和其他各類型文物一起走進或打開觀眾的視野。展件所要傳達的，絕非僅止於「一部王世懋舊藏珍貴宋版書」這樣單薄的訊息。它除了反映晚明江南地區文物鑑藏的內涵與交遊互動關係，也最能代表王世貞等人極力鼓吹「詩必漢魏盛唐」的復古理念，而王世貞推尊杜甫〈秋興八首〉其一、其七堪當唐人七律壓卷之作，恰好凸顯了明代中、後期湧現大量追和、擬作〈秋興〉詩的文學熱潮；流風所及，杜甫〈秋興八首〉也成為明末清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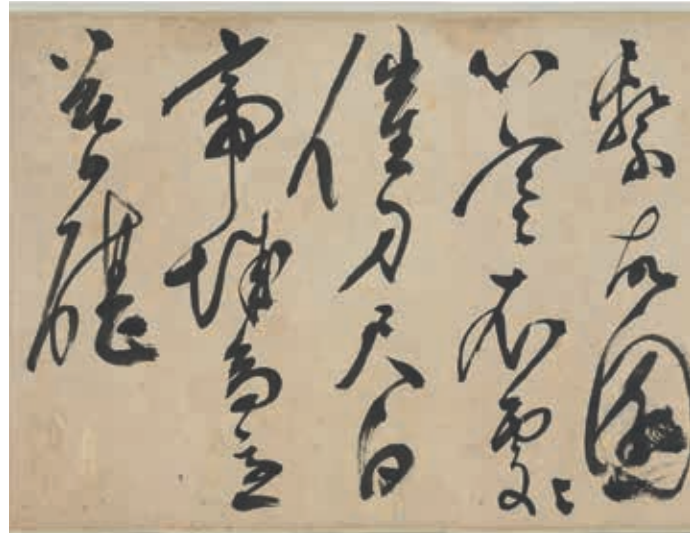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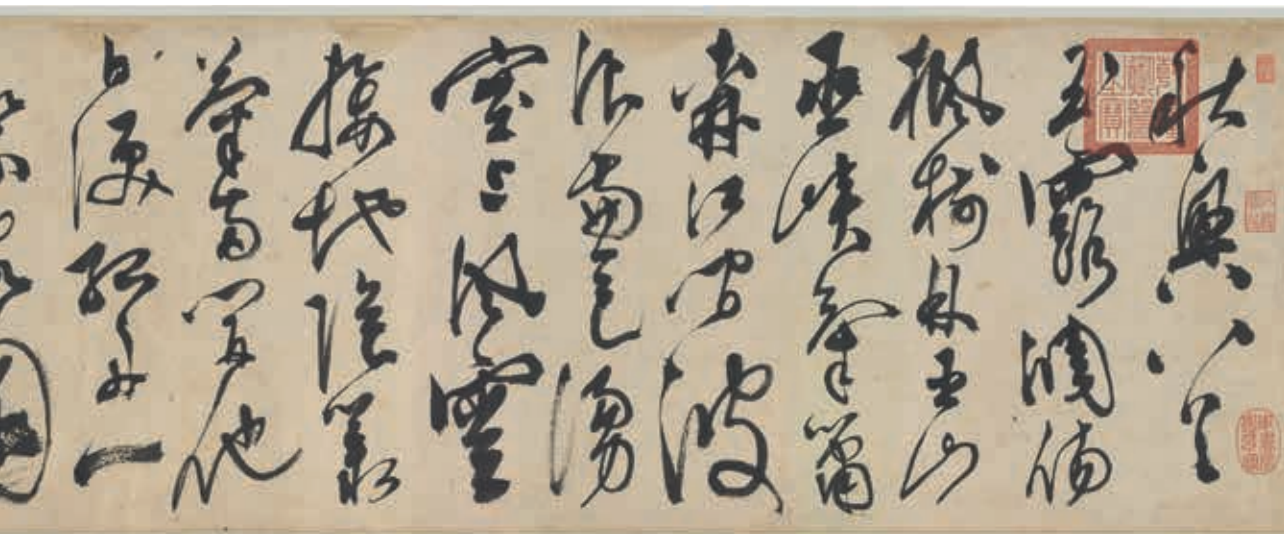
圖24 明 陳淳（1484-1544）書秋興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000118

眾多文人批注、抄寫的詩作（圖 24），形成特殊的文化現象。<sup>20</sup>於是，一葉宋版、一篇杜詩，透過「展示」與「觀看」的互動，所牽動的思考和想像層面也就愈發豐富而耐人尋味了。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 註釋：

1. (明)王世貞著，《弇州山人四部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卷22，〈九友齋十歌〉序，葉13b-14a；《弇州山人續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卷59，〈弇山園記七〉，葉18a；卷192，〈吳明卿〉，葉4a。
2. (清)葉昌熾（1849-1917）著，《藏書紀事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卷3，頁131-133。
3. 昌彼得，〈希珍際遇殊驚晚尤物闔章固有時——談宋廣東漕司本集注杜詩〉，《故宮文物月刊》，90期（1990.9），頁58-65。作者另撰有〈跋宋廣東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收入《增訂蟬菴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35-241。
4.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十一章〈杜甫〉，頁209。
5. 詳見（清）紀昀（1724-1805）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武英殿刊本），卷178，集部31，〈別集類存目五〉，《王奉常集》提要，葉23b。
6. 收入（清）汪曰楨（1813-1881）輯，《蓮漪文鈔》（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咸豐九年〔1859〕刊本），卷5，葉22a。又，楊氏舊藏《金史》，《滄芬樓燼餘書錄》曾著錄，實為明初覆元至正五年（1345）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本，後經修裱重裝為48冊，現藏中國國家圖



- 書館（善本書號：7368）。參考（日）尾崎康（1934-）著，喬秀岩（1966-）、王鏗（1964-）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第三部，〈解題編——正史宋元版書誌解題〉，頁693-694。
7. 以上見王世貞著，《弇州山人續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卷147，〈文部·像贊〉，葉18。
  8. （明）錢謙益著，《列朝詩集》，丙集，卷6，〈楊儀部循吉〉。見《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集部，冊95，頁734。
  9. （清）戴啓偉著，《隰月樓印賞》。轉引自黃惇（1947-）編著，《中國印論類編》（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0），冊上，頁80。
  10. （明）許學夷（1563-1633）著，《詩源辯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1642〕陳所學刊本），卷17，〈盛唐〉，葉13a。
  11. （明）王世貞著，《弇州山人四部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卷147，〈說部·藝苑卮言四〉，葉7b。
  12. （明）薛甲著，《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隆慶四年〔1570〕刊本），卷9，〈大家文選序并跋〉，葉2b。跋文作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王世貞《藝苑卮言》初次刊刻亦在此年。
  13. （明）胡應麟著，《詩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內編·近體中·七言〉，葉20b-21a。
  14. （明）王世貞著，《弇州山人續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卷22，〈和孫中丞登馬鞍山韻〉其二，葉25；卷24，〈縹緲樓〉，葉14。
  15. （明）高濂著，《雅尚齋遵生八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刊本），卷14，〈燕閒清賞牋·論藏書〉，葉53a。
  16. （宋）嚴羽著，（元）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卷1，〈考證〉，葉22a。
  17. 此據（元）馬端臨（1254-1323）編，《文獻通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刊本），卷242，〈經籍考〉引「陳氏曰」，葉4b。清乾隆年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據《永樂大典》輯佚重編，則無「字大宜老」四字。
  18. （清）錢曾著，《讀書敏求記》（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1726〕趙孟升松雪齋刊乾隆十年〔1745〕沈尚傑書英堂印本），卷4，〈詩集〉，葉21b。
  19. （清）于敏中（1714-1780）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內府寫本），卷3，〈宋版集部〉，葉4b-8a；（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武英殿刊本），卷149，集部二，〈別集類二〉，葉19。
  20. 參考白謙慎（1955-）著，《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增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下篇，〈中國書法中的修辭問題〉，頁120-138。